

群众演唱小丛书



相親記

梅岩 张广岳
著

宝文堂书店

中國圖書分類法

相親記
二

中國圖書分類法

1111

相 亲 记

(平 调)

张广岳 梅 岩

宝文堂书

相 亲 记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字数20,4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70·17 定价：0.09元

相 亲 记

(平 调)

张 广 岳 梅 岩

人 物 石 城——男，二十九岁，满谷庄大队气象员，人
称“观天兵”。

银 花——女，二十五岁，张家湾大队“三八”植
棉组组长。

金 梅——女，三十三岁，石城的嫂嫂，社员。

银花娘——女，五十岁，社员。

杨登奇——男，二十九岁，银花的姨表哥，社员，
外号“钻天猴”。

〔一九七八年春，满谷庄村头。

〔二幕前，石城穿身半旧衣服，头包白毛巾，背绿
挎包，满面春风地上。

石 城 (唱)桃红柳绿百花鲜，
气象更新艳阳天。
人逢喜事精神爽，
相亲去到张家湾。

(眺望春日融融的辽阔原野，转而凝望西北天空)天

气骤热，西北天空昏黄，这是要变天的又一个预兆。
(掏出日记本做记录，记完后发现本中的报纸落地，
拾起，珍惜地把土掸掉，端详《河北日报》刊登的
银花的照片；从衣兜取出红色纱巾)这礼物到时候
怎么送给她呢？

〔金梅内喊：“石城兄弟！”

〔金梅拿一件新布褂，一顶新帽追上。

金梅 (唱)叫声兄弟站一站，

你快换上这新衣衫。

(走到石城背后一看，禁不住哧哧笑起来)

石城 (惊)啊！嫂子！（急将纱巾、报纸装入兜内）

金梅 (唱)叫声兄弟你看啥哩？

石城 (唱)我看今日要变天。

金梅 (唱)我看你看的不是天。

石城 (唱)我在报上看模范。

金梅 (唱)模范好看不好看？

石城 (唱)嫂子呀，嫂子你不要讲笑谈。

金梅 兄弟呀！（唱）

搞气象嫂子不如你，

搞对象得听嫂子言。

暂时先放下你那风雨雷电，

今日里要的是草绿花鲜。

石城 哎！

金梅 (唱)你这身旧衣服太不体面。

石城 我这随身的衣服不挺好吗？

金梅 (唱)相亲不是去下田。

换上这件新的！

石 城 嘻! ……

金 梅 嘻嘻啥? 听嫂子的!

[金梅帮石城换衣服、戴帽子, 石城随金梅摆布。]

金 梅 (摸挎包) 这里面鼓鼓囊囊是啥东西呀?

石 城 那是我给银花买的礼物!

金 梅 啥礼物?

石 城 《植物栽培学》、《植棉技术》……

金 梅 哎呀哎呀! 你今天是去相亲, 咋还和人家谈啥植棉技术呀!

石 城 这有啥不好的!

金 梅 咳, 你呀! ……

石 城 嫂子! ……(欲掏纱巾)

金 梅 看天不早了, 咱们快走吧。(唱)

人配衣裳马配鞍。

石 城 (唱) 我穿上新衣不自然。

金 梅 (唱) 嫂子的嘱咐可记下?

石 城 (唱) 句句话儿记心间。

金 梅 (唱) 若问你担任啥工作?

石 城 (唱) 我是大队气象员。

金 梅 (唱) 若问你受过啥奖励?

石 城 (唱) 嫂子呀, 自夸自己没法谈。

金 梅 这有啥不好说的! (唱)

你就讲——

出席过县的科技会,

省报上登了你的文章好几篇。

石 城 还说些啥?

金 梅 (唱) 见了干部谈生产,

见了大娘问平安，
见了乡亲要热情，
见了银花把理想谈。
到那里看眼色来行事啊！

石 城 哎呀！（难为情地，唱）

搞对象我真没经验。

金 梅 咳！我那老实兄弟，这搞对象谁还经验几回呀！又不象那城市里搞对象，压马路逛公园，拉拉扯扯好几年；咱这乡下人哪，一打听好几辈儿，见面就一会儿。我和你哥哥呀，谈了一顿饭工夫就妥了！快走吧！

〔金梅拉石城欢快地下。

〔二幕启。

〔银花住室外屋，桌子上摆有茶具、镜子、花瓶，瓶内有插花，靠窗台有两盆棉苗，两层嫩叶，葱绿旺盛。在欢快的乐曲里，银花准备迎亲。

银 花 （唱）风和暖杨柳绿鸟语阵阵，

桃花红红艳艳景色清新。（推开窗子，传来
一阵欢快的鸟叫声）

喜鹊枝头报喜讯，

相亲人儿要进门。

脸发烧来心儿跳坐立不稳，

盼只盼春风送来意中人。

〔从兜内掏出《大众日报》端详石城照片。

〔银花娘从内室瓢篮出。

银花娘 银花！

〔银花没听见。

银花娘 (见银花看报纸)银花!

银花 (掩饰地)娘! (顺手把报纸叠好装入衣兜)

银花娘 从照片上看,倒是个精明孩子!金梅说得也挺好!今儿见了面,只要你满意,我喜欢,咱就订下这门亲!

银花 娘!我去把棉花育苗炕掀开,让小苗见见阳光,透透风,下午好往大田里移栽!

银花娘 我去说声,让别人去掀算了!

银花 金梅姐她们还没来,还是我去吧,误不了事! (高兴地跑下)

银花娘 看看这孩子! (唱)

俺银花聪明伶俐又能干,
社员干部都夸赞。
再找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
我心里该是多喜欢!
今日相亲来见面,
亲亲热热招待一番。

我快买点东西去! (笑着抓篮下)

[石城随金梅上,到门口犹豫不前。

金梅 (低声对石城)沉住点气儿。(喊)二婶在家吗?(进屋)二婶儿!银花!(见没人应)咋唱起《空城计》啦?

石城 那……

金梅 坐下,等会儿!

[石城发现两盆棉苗,观察长势。

金梅 那是银花搞试验养的棉苗。

[石城比量棉苗长的高矮。

金梅 坐好，坐好，说不定窗外有人偷看哪！

〔石城顿时紧张起来。

金梅 别那么紧张，大样点！

〔石城不自主地隔窗看天。

金梅 眼别往上看！

石城 嫂子，我看天成了习惯啦！

金梅 哎呀，我那好兄弟！这回可别象前二年相亲那样了，又是搭好台子荒了戏，白跑这冤枉腿呀！

石城 嫂子！我这心光蹦蹦跳，象揣着小兔的一样！

金梅 跳个啥！稳住点心。

石城 嗯，嗯，嫂子，等会他家人来了，你可得帮帮忙啊！

金梅 她娘说话我能帮腔，你和银花谈恋爱，我怎么插杠子！

石城 那……就我一个人，多不好意思……

金梅 你俩的事儿，不你俩在一起谈，还千军万马齐上阵哪！

石城 待会和银花见了面谁先问谁呀？

金梅 咳！（唱）

恋爱的话儿蜜样甜，

教的话不能照着搬。

四两棉花一张弓，

亲亲热热细细地弹（谈）。

哎！怎么还不来人哪？我找找去！

石城 嫂子，你可快点回来！

金梅 看这个腼腆劲儿，还怕狼吃了你不成！（下）

石城 （唱）嫂子真是热心肠，

跑腿费心为我忙。
人家都说恋爱好，
为啥我心里直发慌。
肚里装着一堆话，
不知打哪先开腔。
好似学生进考场，
从头到脚紧梆梆。

〔石城坐立不安。忽然又看见两盆棉苗，心神被吸引过去，精神为之焕发。用手端起盆来，观察长势。〕

〔幕后人声：“大婶，家里来客啦？”〕

〔银花娘幕后声：“是啊！”〕

〔石城急忙放下棉苗盆，紧张地归坐。〕

银花娘 (扛篮上，篮内装有大葱、羊肉、烟、茶等物) 咦？
你这位同志是……

石 城 (站起) 我是金梅嫂领来的！

银花娘 噢！快坐，快坐。

石 城 哎，哎。

银花娘 (急忙泡茶，拿烟) 先吸支烟吧！

石 城 (紧张地误认是茶) 不渴，不渴。

银花娘 (惊) 啊！

石 城 (忽然想起嫂子安排的话，机械地) 大娘，你身体健康吗？

银花娘 健康！看我年老好忘事，金梅说了好几次，都忘了。你叫啥名字？

石 城 叫石城。

银花娘 实诚？这个名字好，人实诚了比虚假了好！今年多大啦？

石 城 二十九啦，属虎的。

银花娘 你在村里担任啥工作？

石 城 气象员。

银花娘 气象员？

石 城 嗯！（提起气象，神经稍松弛，热情地解释）就是观察天气的！看什么时候刮风、下雨、下霜、下雹子。（兴奋地站起）气象工作对农业十分重要，能防灾防害夺丰收。人都叫我“观天兵”！

银花娘 （感到无话可谈）坐下，坐下。（倒茶）

石 城 银花哪儿去啦？

银花娘 给棉花育苗炕掀草苫去啦，准备下午往大田里移栽呢！

石 城 （皱眉思考）下午移栽棉苗？

银花娘 是啊！常说：“春争日，夏争时”，早栽一天是一天的！

石 城 那……恐怕不行吧！

银花娘 怎么不行？去年她们植棉组，移栽的棉花得了大丰收，电台广播，还登了报，连我也给编上啦！

石 城 不行……

〔院里传来母鸡下蛋叫声。〕

银花娘 （欲出外拾蛋）你先喝茶。（下）

石 城 （一下子觉得轻松了，擦汗，慢慢出屋）下午移栽棉苗？（思考，观天）

银花娘 （拿鸡蛋上）咦，人呢？（放蛋，隔窗看见石城观天的样子，一惊）啊！（唱）

只见他呆呆院里站，
伸着脖子直望天。

莫非他神经有毛病？

(出屋凑到跟前)屋里坐吧！刚倒上的茶，挺热的……

石 城 (自言自语地)天气骤热，冷空气突袭……

银花娘 (一惊)吔！

石 城 (突然果断地)对，肯定会起风！(继续观察着天气，下)

银花娘 (惊退数步，唱)

哎呀呀不光傻来还有点象疯癫。(急进屋)

金梅金梅太不该，
不该把个傻子领家来。
俺闺女聪明又伶俐，
怎能配这个傻老呆。

〔杨登奇上。他背着黑提包，手提点心盒，衣着土里透洋。〕

〔银花娘端起茶杯气冲冲地向门口泼茶，正泼在杨登奇身上。〕

杨登奇 哎，哎！（恼怒地）你眼长在哪儿啦？

银花娘 谁？

杨登奇 (见是银花娘，转怒为喜)是我，姨娘！不认识外甥了？

银花娘 噢，登奇呀！你看刚才我……

〔二人进屋。〕

杨登奇 姨娘，您老贵体可安？

银花娘 安，安。

杨登奇 刚才您老和谁生这么大的气呀？

银花娘 咳，有人给你表妹介绍了个对象。

杨登奇 (惊)啊！姨娘，表妹的对象定啦？

银花娘 没有。(指石城挎包)这不，今儿刚来！

杨登奇 他是哪儿人？叫啥名字？

银花娘 (不满地)哼！河东满谷庄大队的，叫……实诚！

杨登奇 噢！是他呀！他不叫实诚，叫石城。石头的石，城
乡的城。

银花娘 管他哪个城呐！你了解他？

杨登奇 姨娘，可以说非常了解。(唱)

俺两个在初中同把书念，

他是个书呆子受过批判。

毕业回乡不正干，

搞什么气象妄想管老天。

黑夜里趴在屋顶上，

刮风偏上高树尖。

冲着月亮也说话，

冲着太阳瞎嘟念。

庄稼人喂猪羊鸡鸭满圈，

他家里养的东西可真稀罕。

银花娘 人常说喂头猪换架梁，喂羊能盖椽子房。他养啥稀
罕物哪？

杨登奇 (唱)只见他屋里屋外、炕上地下都摆满，

有大瓮有小坛，玻璃瓶子瓷罐罐。

银花娘 (唱)大瓮里装的是米面？

杨登奇 不！不！(唱)

养的是虾米和老鳘。

银花娘 (唱)瓶里装的是油和醋？

杨登奇 不！(唱)

一条条蚂蝗瓶里钻。

银花娘 (唱)坛坛罐罐装的啥宝贝?

杨登奇 (唱)嗝儿呱，呱儿咽，
癞蛤蟆嗝儿呱乱叫唤。
厨房水缸里更好看——

银花娘 这水缸里可有啥好看的?

杨登奇 (唱)小泥鳅直把跟头翻。
光养这些还不算，

银花娘 还有啥新样的?

杨登奇 (唱)一条条长虫哧溜哧溜炕上窜!

银花娘 哎呀，我的天哪! (唱)

别说和他过日子，
一听就浑身打冷颤。
俺闺女无心耍把戏，
怎能进他这动物园。

杨登奇 姨娘! 他往哪儿去啦?

银花娘 谁知魔魔症症上哪儿去啦!

杨登奇 姨娘，他就是这样疯疯癫癫的。想当初，我怀疑他是会道门，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带头把他批判过几回。他呀，三脚都踢不出个屁来。俺银花妹咋能和他这个噙着冻凌吐不出凉水的肉疙瘩过一辈子呀!

银花娘 咳! 银花都二十五了，给介绍的对象也不少，都是一问三摇头。还就是介绍的这个有点意思。我看银花和他见了面呀，又得老牛踢断二杆套——得崩了!

杨登奇 崩了也好嘛! 俺表妹要挑个啥样的人物呀?

银花娘 她说一不讲吃，二不看穿，三不要一响三转转。主要看是不是红又专。

杨登奇 好，好，表妹的条件好! 我这次回家，给你老人家

买了几斤点心，给表妹买了件上海产的红毛衣，鼓励她这红又专的进步思想，也表示一下俺兄妹之情。（放在桌子上）

银花娘 看看，叫你破费钱啦！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啦？

杨登奇 我……在大城市建筑公司“外交部”。

银花娘 什么？外交部？

杨登奇 嗯！

银花娘 都是干啥呀？

杨登奇 我负责跑外交！

银花娘 跑外交是啥工作呀？

杨登奇 这跑外交——事不寻常。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头脑灵活，舌似弹簧，八面玲珑，四处叫响，今天北京，明天苏杭，游山逛水，照样报帐！

银花娘 噢？

杨登奇 （故意挽挽袖子，看看手表）嗨！都快十二点了！
（跺跺穿皮鞋的脚，翘起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喷着烟圈）

银花娘 咳！你表妹啥时候找上好对象，我就抽了这条肠子啦！

杨登奇 可不是么！俗话说：“闺女娘，娘闺女，闺女挂在娘心里。”（灵机一动）哎，姨娘，我给表妹介绍个对象吧？

银花娘 那敢情好！你在外面人熟眼宽，有合适的就提个吧！

杨登奇 姨娘！（唱）

这个人和我差不多，
他形影不离跟着我。

我喝茶水他张嘴，

我吃饱饭他不饿。

银花娘 (唱)他话里有话我猜着，
他这是拿鸡来比鹅。
两姨结亲我早有意，
就是银花她推脱。
看样子他好象混得还不错，
我再把他的底儿摸。
登奇呀！这里说话不方便，
咱到里屋细细说。

杨登奇 好，好！（拿着红毛衣，提着点心，假殷勤地搀银花娘进屋）

〔石城仍然神情专注观察着天气情况，思考着上。〕

石 城 (进屋发现提包等物)咦？（考虑后，写个纸条，留在小桌上）

〔银花内喊：“娘！”上。石城欲走，二人门口相遇。〕

银 花 啊！
石 城

银 花 (唱)这个人在哪儿见过面？

石 城 (唱)似曾相识在心间？

银 花 (唱)莫非他就是观天兵？

石 城 (唱)莫非她就是植棉模范？

〔二人同时掏出报纸。互看，目光相遇，石城急用报纸遮脸。银花却咯咯笑起来。〕

银 花 (同时地)就是他……
石 城 她

银 花 (唱)《大众日报》上有文章。